

# 百鍊成鋼

章回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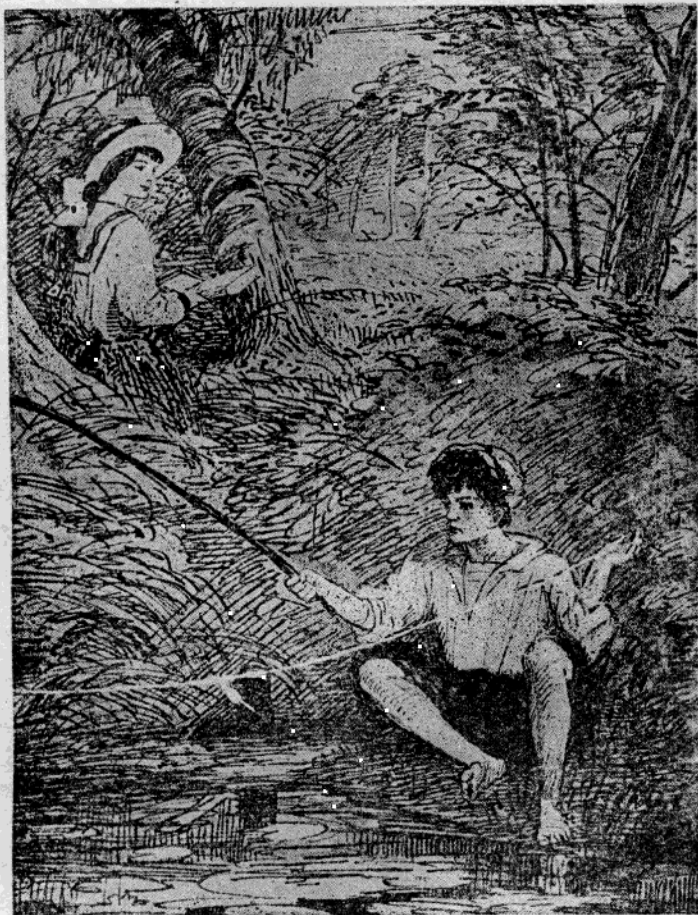


## 序

百鍊成鋼，原名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有梅益先生的中譯本，三聯書店出版。據譯者在再版後記裏面說：「當我在敵後時，我曾經驗到許多青年知識份子對我談起，他們是如何受了本書的感動，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是在本書的教育與影響之下，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可見本書的價值。

奧斯特洛夫斯基出身貧寒，十二歲的時候，就到車站飯廳裏去做工。十月革命爆發，他馬上參加轟轟烈烈的鬥爭，做過紅騎兵，領導過青年團，還致力革命後的建設工作。在七八年中，他九死一生，最後雖然還活着，說句不怕褻瀆的話，簡直跟死人只差一口氣。原來他弄得兩眼全瞎，半身不遂，一直躺在床上，四肢中只有一隻右臂還能夠活動。他還不肯退休，就把自己半生革命的歷史，創作了這本自傳式的小說百鍊成鋼，裏面的主人公保爾，就是奧氏自己。好一篇悲壯的自傳，請不要當它是空中樓閣一般的小說！

奧氏生於一九〇四年，卒於一九三六年。除本書外，還有一部未完的著作：暴風雨所誕生的。



第二回 兩度邂逅即生情

保爾個兒坐在池邊釣魚

冬妮小姐就坐在岸上看着他



頭振手水滔滔論宏 回三第

爾保勸，滔滔論宏來赫朱

命草身獻



琴奏拍按士隊兵騎 回五第

邊闊色紅着穿個一，處起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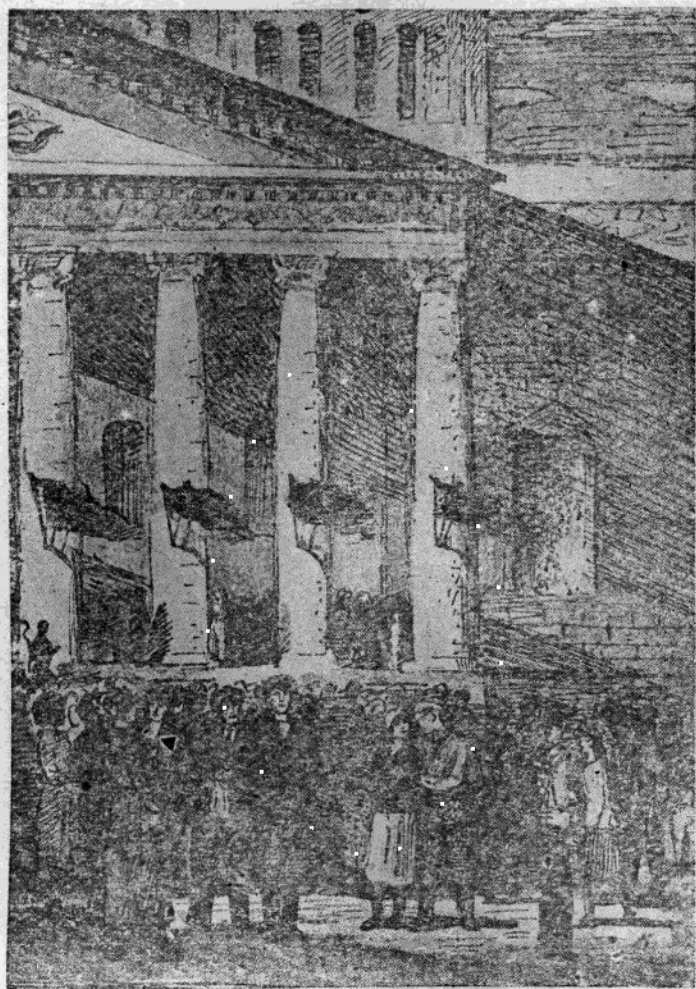
◦來舞起跳裏圈圓在，人的子袴



宿露餐風踏築頭帶 回七第

，雨冷着淋，員團年青批大一那

。路築土泥掘翻在



棍淫懲兌一漢羅鐵 同九第

保，會開會大表代團年青蘭克烏  
，人熟的遠久個幾好到碰，席出去也爾



心誠片一愛求然慕 回一十第

- ，裏園公邊海在坐兒個獨爾保
- 慮考又慮考裏心，海大茫茫着對



序

第一回

煙絲麵包神父受窘 餐廳大水旅客遭殃.....一

第二回

一聲革命翻天覆地 兩度邂逅即景生情.....八

第三回

情意綿綿火夫入魔 宏論滔滔水手振頑.....六

第四回

逢狄路保爾救良朋 傷別離冬妮誓永好.....三

第五回

騎兵隊士按拍奏琴 青年團員獻身抗敵.....元

第六回

階級懸殊忍情割愛 陰謀暴露遣將調兵.....壹

第七回

帶頭築路風餐露宿 扶病歸鄉李代桃僵.....四

第八回

起死回生處處碰壁 革命建設着着爭先.....吾

第九回

飛將軍單騎阻械鬥 鐵羅漢一發懲淫棍.....美

第十回

療沉疴小住克里米 救舊誼初來邱昌家.....三

第十一回

率爾操觚滿篇紅楨 暮然求愛一片誠心.....六

第十二回

工作崗位造成同志 文字戰綫走向新生.....六

附錄

本書重要人名表.....八一

## 第一回

煙絲麵包神父受窘  
餐廳大水旅客遭殃

### 上場詩

千年鎖鍊是貧寒，飯不週全衣不完，

勞碌骯髒如犬馬，贏得尊稱小驀三。

頑強戰鬥把身翻，革命建設歷艱難。

百鍊成鋼非虛語，光榮爭誇青年團。

八句新詩道罷，全書故事開頭。上面詩裏所說的那個小驀三，就是本書主人公保爾，讓在下先把他介紹一下。且說在舊俄羅斯帝國烏克蘭地方，有一個名叫秀波的市鎮。這個市鎮地方不大，工商業也不怎樣繁盛，不過它是五條鐵路線的交叉點，位置非常重要。全鎮最高的建築，就是火車站，還附設一個鐵路工廠，有許多衣衫襤褸的工人，在那裏作工。保爾的父親，就是鐵路工廠的工人，因為勞動過度，很早就去世，丟

下一妻兩子，在貧窮中過活。長子名叫阿青，長得身材魁梧，手臂粗大，樣子嚴厲，他並沒有好好地讀過幾年書，就給送到鐵路工廠裏，當一名鐵匠，幹起活來，十分起勁，可惜工錢很小，一家三口，要填飽肚皮，還很勉強。母親巴望小兒子保爾能夠出山，所以自己到本地大戶人家李士真律師公館裏當僕人，賺幾個微薄的工錢，貼補家用，讓保爾進初級小學讀書。保爾的天資還聰明，幾種功課的成績都不錯，只是誰教他生長在貧窮的家庭裏，沒有乾淨的衣服穿，腳上老是一雙破爛的鞋子，頭髮蓬鬆，面黃肌瘦，一副骯髒寒酸的模样。這樣的野孩子，自然難討勢利的老師們歡喜，也被同學們看輕。放假，站壁角，打手心，可以說是保爾的家常便飯。原來這個小學校是由教堂主辦的，校長教職員另外聘請，教堂裏的神父華西里，只担任聖經一科。華西里神父是本地要人，在社會上很有名聲，可惜上帝偏賜給了他一雙狗眼，欺貧重富，甚至於對待小學生也是這樣。他早已說過，像保爾那樣的小齋三，根本不配求學，還是去拾垃圾好，所以曾經借了機會，把他開除過。幸虧保爾的母親，到校裏來向神父苦苦央求，說得聲淚交下，校長先生總算是姑念初犯，才收回了開除的成命。然而保爾還是倒霉，從此華西里神父把他當作眼中釘，往往爲了極小的事情，就罰他整天站壁角，不讓他上課聽講，結果聖經科不及格，分數吃了一個大鴨蛋。在復活節前兩天，有六個聖經科不及格的學生，四個男的，兩個女的，到神父公館裏去補考，其中就有小保爾，和他的要好朋友薛基。薛基的父親也是個貧窮的鐵路工人。這孩子吃不飽，穿不暖，跟保爾一模一樣。因此，

這一對小朋友成了那狗眼看人低的神父的冤家。且說他們來到神父公館裏，保爾和薛基倆走在末後，都是愁眉苦臉。補考在神父的書房裏舉行，保爾和薛基先到廚房裏等待。廚房裏靜悄悄地沒有旁人，灶上放着一大盤蜜糖麵包，正在發酵，預備到復活節吃的。保爾嗅到一陣陣甜香，不禁嚥着口水。薛基用手肘推着保爾，低聲說道：「我們報仇的機會到了。你的衣袋裏不是有一大把煙絲嗎？我們把煙絲鋪到麵包上面去，弄得它又髒又辣，誰也吃不得。」保爾的袋裏確有一大把煙絲，這是昨天他們拾了半天香煙屁股的成績，現在來做煙絲麵包，倒也好玩，不過他實在害怕神父，不敢下手。薛基看他遲疑，就慫恿他說：「反正這樣的好麵包我們是吃不到的，讓這個老傢伙也沒法吃。來吧，老傢伙尋我們的開心也夠了，我們也跟他尋尋開心！」保爾聽了薛基的話，覺得實在有點道理，於是馬上動手。輪到他們補考的時候，兩個人都很鎮定，一點兒也不露聲色。補考完畢，學生們全走了，華西里神父踱進廚房，想看看這一大盤蜜糖麵包，醇發得怎樣，他還想到復活節有這麼好滋味的麵包吃，真是上帝賜給他的洪福。他抬眼看那大盤麵包——噯！上帝對他好得太過分了。白白胖胖的麵包上，滿鋪着黃金絲，真是奇蹟！華西里大喜欲狂，疑心自己老眼發花，走上前去，把這些黃金絲用手捻捻，用鼻子嗅嗅。呸！那裏是黃金絲，原來是惡臭的劣等煙絲。華西里氣得兩眼發火，七竅生煙，誰敢跟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父老爺尋開心！他從頭一想，準是方才來補考的兩個小廝三之中的一個。好吧，明天查清楚了，一定叫他滾蛋。第二天早上，這個胖子老神父，聲

勢洶洶地走到教室裏，叫昨天補考的六個人站起來，他先向那兩個女孩子揮揮手，吩咐她們坐下，叫四個男孩子走上前來，厲聲問道：「小鬼們，你們中間誰是抽煙的？」四個人都小聲回答道：「神父，我們全不抽煙。」神父滿面漲得通紅說：「小鷹三，你們不抽煙，那末麵包上的煙絲是誰撒的？好，讓我來檢查，把口袋裏的東西全掏出來。趕快！」薛基等三個人，都各自把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一古腦兒放在桌子上。碎紙、鉛筆頭、貝壳、玻璃片，什麼都有，神父翻來翻去，再看他們口袋上的線縫，想找到一兩根小煙絲，當作物證，可是偏找不到。於是他兇狠的眼光轉向第四個孩子說：「你爲什麼像木頭一樣站着，不把袋裏的東西拿出來？」這第四個孩子正是保爾。他聽到問話，粗聲回答道：「我衣上一隻口袋也沒有，你看。」好了，這就夠證明保爾的罪狀了。神父恨恨地對他說：「哼，賊胆心虛，我不用再跟你這小鷹三多說了。上次已經饒了你，這回可沒有那樣便宜。你給我馬上滾出去！」不由分說，一手拉着保爾的耳朵，拖出教室門口，砰的一聲，立刻把門關上。薛基看了，想到是自己慫恿他幹的，心裏很難過，可是自身難保，也救不得這個好朋友。這天晚上，在公館裏做僕人的母親，回到家裏，看見小保爾垂頭喪氣地縮在屋角，心知不妙，就仔細盤問他。保爾懂得瞞不過去，索性硬了頭皮，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母親。這一下，把個事事認真的母親，氣得半死。她知道保爾這次闖的禍實在太大，再去求情也沒用，不必給他轉讀書上進的念頭了，還是叫他去做活，至少可以掙他自己的碗飯吃。母親東拜西託，好容易找到熱心的

人幫忙，給保爾尋到一個位置，那是在車站食堂裏當小崽。條件是這樣的：每個月工錢八塊錢；工作時間從早上七點做到隔天早上七點，兩天有一天休息；做的是在廚房裏燒開水的工作，除了照管爐子外，還要劈柴、沖茶，幫忙女傭們揩刀叉，倒髒水。條件談好，十二歲的保爾，就上去工作了。車站食堂裏，白天直到半夜，川流不息地都是用餐的人，工作實在忙碌，而且要連續二十四小時，保爾容易對付過去。他從小就是這樣個強的人，從來不叫聲苦。那時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帝俄在前線抵不住德奧聯軍凶猛的進攻，形勢岌岌可危，軍運十分忙碌。秀波小鎮的車站上，儘是塞滿了軍用列車，經常有幾百隊的兵士在車站上集合或散開，從這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還有無數受傷的兵士，由前線載回來。形形色色，煞是好看。可惜保爾忙得沒工夫瞧熱鬧。他在食堂裏做了兩年，每天看到的，只是廚房和洗藏室；跟他作伴的，只是那隻可燒十加侖開水的大肚子銅壺。他耐勞吃苦，埋頭做活，平日不聲不響，他在心裏恨透了精明刻薄的食堂老闆娘和那幾個堂倌。那幾個堂倌，可以說是食堂裏的特殊階級，他們做一天工，就能夠撈進三四十塊錢的小賬，而保爾他們一個月工錢也不到十塊錢。堂倌們撈到了小賬，下班後喝酒賭錢，還用威脅利誘的手段，玩弄食堂裏洗盤碟的女傭們。保爾親眼看見一個年青女傭，給一個叫作蒲龍的堂倌誘騙失身，結果被一脚踢開，一個銅板也不給，那女傭也只好飲泣吞聲，並且幾乎想尋死。保爾義憤填胸，可是他奈何蒲龍不得，只好在心裏想：「唉，如果我有哥哥阿青那樣大的力氣，我一定把這個惡棍打個半

死！」保爾原不敢去惹蒲龍，誰知事有湊巧，他自己偏偏着了道兒。原來在某一天很冷的早上，保爾做完工作，準備換班回家，不料那個接班的人沒有來。保爾等得心焦，去告訴老闆娘，老闆娘却輕描淡寫地說：「也許那傢伙突然害了急病，不能夠來接班，你只好代他做一班，到明天早上再說。」可憐保爾已經整整忙了二十四小時，累得眼睛也睜不開來，却不敢違拗，只好再做二十四小時。究竟人身不是鐵打的，挨到當天晚上，保爾實在精疲力竭，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然而工作硬生生地拖住他。到了半夜裏，他還得灌滿一銅壺的水，把它燒開，給三點鐘火車到時應用。保爾擰開了水龍頭，沒有一滴水流出來，大概是幫浦壞了。他坐在柴堆上等，讓龍頭開着。等，等，等，他已經兩天兩夜沒有睡，這時候無論如何支持不下，不由自主地在柴堆上睡着了。他睡得真甜，偏是那龍頭也會尋開心，幾分鐘後，突然咯咯地流出水來。流呀，流呀，水槽頃刻間滿了，就泛濫到磚地上，磚地上也積滿了，水還是在流。保爾在打鼾，柴堆很高，他倒高枕無憂，屋裏也沒有旁人。水龍頭儘流不完，屋裏成了清水浴池。水從門底下流出去，外面正是候車的餐廳。客人又飽又倦，誰也不會注意到地板上水已半寸，把他們的包袱提箱都浸溼。有一個枕着包袱倒在地板上睡覺的旅客，好夢正甜，陡地覺得全身又溼又冷，好像掉在冷水池裏，就從睡夢中直跳起來，才發現到餐廳浸水。他狂呼直叫，驚動了大家，每個人趕緊搶自己的行李。餐廳裏的水還在慢慢增漲，旅客們有的叫罵，有的逃跑，扶老攜幼，揹箱背包，亂成一團糟，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堂倌蒲龍正在隔

壁房裏揩桌子，聽到鬧聲，三脚兩步奔了過來。他滾刺刺地涉過水池，衝到側門邊，用勁把門拉開。誰知不開猶可，門一打開，阻住着的水便向餐廳直衝過來，真是乖乖不得了。蒲龍冒着水流，直跳進門，發現了真相，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馬上向甜睡的保爾撲去，碗口大的拳頭，在他的身上一落，恨不得把他打個稀爛。要知保爾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一聲革命翻天覆地

兩度邂逅即景生情

話說保爾在睡夢中，受了堂倌蒲龍一頓毒打，打得頭青額腫，渾身痛楚，一步一拐地回到家裏，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兀自呻吟叫痛。他的飯碗也就此給敲破了。總算老闖娘知道他是個窮光蛋，石頭裏榨不出油來，不會要他賠償旅客們的損失，還是幸事。等到大哥阿青回家，看到保爾這一副狼狽的模樣，吃了一大驚。阿青是個烈火一樣性情的年青人，問明底細以後，他無論如何按捺不下；他們雖然貧窮，可不能夠忍受狗仗人勢的食堂堂倌的欺侮。於是阿青不響地溜到車站食堂裏，向旁人打聽了那一個堂倌是蒲龍，就一箭步躡到他的跟前，怒喝一聲：「混蛋，你敢打我的小弟保爾！」說時遲，那時快，阿青的一下鐵拳，已經打在蒲龍的臉上，把他打倒在地；虎的一聲，蒲龍臉上又着了第二記鐵拳，立刻鼻血飛濺，眼淚逆流，臉上好像倒翻了五味罐，紅的，白的，鹹的，酸的，全搞在一起。他儘在地上抽搐着爬不起身，只好大喊救命，這纔驚動了旁人，阿青也就被警察捉去，關了六天，才放出來。接着，阿青給保爾在電力廠裏找到一個火夫位置，總算保爾不曾嘗到失業的滋味。在電力廠的幾年中，他學會了一點本事，這且慢表。且說那時候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大局，急轉直下。沙皇看到自己在國內的地位，衆叛親離，在國外又老是吃敗仗，知道拖不下去，便宣告遜位，這就是